

家书中的国魂

叶正尹

九月的北京,天高云淡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,一位白发老者正俯身展柜前,鼻尖几乎要触到玻璃。他在看左权将军的家书——那封写于1942年5月22日的绝笔。

“志兰,亲爱的:时刻注意身体……”将军的字迹工整清秀,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常年握枪的手。

八十三年前,华北抗日根据地正面临日军“五一一大扫荡”的残酷围剿,左权将军在战事间隙写下这封信时,太行山间的桃花正开。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,他用曾握过枪的手握着笔,一字一句地嘱咐妻子要给女儿的棉袄絮厚些。信的末尾,他写道:“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,明日准备搬家了。”笔锋依然沉稳,不见丝毫慌乱。

三天后,将军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指挥部突围围时,以身殉国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,他坚持让指挥部先行转移,自己断后掩护。那封关于女儿冬衣的家书,成了他最后的牵挂,也成为家国情怀最真实的写照。

如今,左权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里,常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看这封信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着脚尖问:“妈妈,这个将军爷爷也怕冷吗?”母亲柔声回答:“他不是怕自己冷,是怕女儿太北小朋友冷啊!”

卢沟桥

八十八年前那个沉闷的夏夜,突然而来的密集的枪炮声,彻底摧毁了你和平的梦境。从此,你出现在史书上的身份,不再仅仅是北中国那座古老的石拱桥。

无情抑或有幸?

耻辱还是光荣?

你不想回答。但,从此大河上下,大江南北,那不屈的民族之魂春草般漫山遍野迅猛生长起来,那一腔腔热血沸腾的胸膛江河决堤般咆哮着、怒吼着: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!”

卢沟桥,你不再沉默。

烽火硝烟中,那一头头威猛的雄狮,不断仰天长啸——

“还我卢沟晓月!”

“还我中华河山!”

平型关

神州大地,关山重重,重重关山。北有山海关,南有镇南关……

平型关啊,作为地名或者作为风景,你都不是一个怎么起眼的地方。

然而,公元1937年那个高粱泛红的季节,熊熊抗日烈火燃起了你的知名度。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,使为你而死、为民族而战的八路军威震敌胆,誉满天下;同时也使你功载史册,名扬四方。

从此,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,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;

从此,一个饱经患难的民族,因你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,充满了必胜的希望……

台儿庄

1938年,台儿庄的春天来得特别迟。

一场恶战、一场血战在这里僵持了一月之久。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在这里倾泻弹雨,倾泻无边的愤怒与仇恨,讨回正义与尊严,呼唤勇士与赤子……

爱与恨在这里较量!

生与死在这里较量!

存与亡在这里较量!

刺刀挑起的残阳如血如啊,硝烟弥漫的黎明恰似日暮黄昏。

台儿庄最能忍受战争的煎熬;中华民族最能经受苦难的考验。

然而,春天的步伐终究谁也阻挡不住,迟来了,但毕竟还是来了!血染的原野上,星星点点开满了生机勃勃的迎春花……

哦,你看到了吗?嗅到了吗?感受到了吗?

伤痕累累的台儿庄,

威风凛凛的台儿庄,

伟大光荣的台儿庄啊!

狼牙山

没有昆仑的巍峨磅礴,没有五岳的雄奇秀丽,甚至就连名字都不那么中听、雅观。

但,我说狼牙山啊,你不是名山胜似名山。

那高耸的岩石,浸入了壮士精忠报国的热血;那峻峭的绝壁,录下了壮士英勇献身的壮烈情景;那呼啸的山风,传递着壮士慷慨激昂的呐喊……

任凭星移斗转,即使海枯石烂。

剥蚀不了,风化不了,消失不了……

壮士的英灵早已融入了青山脉脉,脉脉青山以丰碑或纪念碑的名义,永远屹立于和平的风景线上,成为一个让华夏世代子孙敬仰的永恒的景点。

啊,狼牙山,英雄的山。

请接受我——一个没有经过战火洗礼的炎黄子孙崇高的敬礼!

童长荣:捐躯于白山黑水

胡开建



童长荣烈士雕塑

县的抗日游击队,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,取得了多次胜利。1933年3月,日寇出动三千多兵力,再次对东满特委驻地小汪清进行讨伐。童长荣带领部队英勇抗击,又一次打败了日寇,歼敌三百余人,缴获枪支259支、迫击炮四门。抗日游击队在与敌人一次次次的战斗中受到锻炼,战斗力越来越强,经验越打越丰富,队伍越打越壮大。到1933年夏末,四个县抗日游击队已由年初的四百余人增至七百余,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。随着反讨伐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游击队的发展壮大,东满四县还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游击根据地20多个,根据地人口约二万人,其中一万多人参加了反日会、妇女会、自卫队、少先队等反日组织,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。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第13章中记载:“童长荣、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,活动在延吉、汪清、和龙、珲春等县。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,化整为零,开展游击建设,伏击日、伪军‘讨伐’队,袭击铁路交通,使敌人坐立不安、疲于奔命。”童长荣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宣传工作,他倡导创办多种报刊并经常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,对广大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。当时,《两条战线》是指导东满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党内刊物,采用朝文、汉文两种版本发行。《两条战线》在两年内出了十六期,有近十万字的文稿都是童长荣亲自撰写的,一些文稿的纸面上甚至染有有点血迹,那是他生病卧床书写时留下的痕迹。童长荣十分重视党的建设,各级地方和游击队党的组织建设都十分健全,党组织活力不断增强,党员人数不断增加,党组织在各方面都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。据统计,东满地区的党员总人数在1931年是636名,到1933年3月达到了1200名,几乎占整个满洲省党员人数的二分之一。

东满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,游击队大部分指战员都是朝鲜族同志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,童长荣虚心学习朝鲜语,尊重朝鲜族的风俗习惯,和朝鲜族战友同甘共苦、并肩战斗,受到朝鲜族群众的拥护。曾在东满担任汪清县游击队政委

的金日成回忆童长荣等人时写道:“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,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,一开始就很重视中朝人民的友好和中朝革命者的团结……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,在巡视游击区的时候,总是随身携带烟荷包和烟斗,路上遇见农民,他就让对方往烟斗里装烟丝来吸。因为他这样朴素,游击区群众都尊敬他、爱戴他。冬天,他常戴农民戴的皮帽子。”在对日寇的战斗中,童长荣多次负伤,但他不顾伤痛和疲劳,一直持续不断地坚持工作。他经常以久病之躯带领部队转战在深山密林中,尤其在北风呼啸的寒冬,大家衣衫褴褛,缺少少药,行军时渴了就吃一口雪,饿了就嚼一把草根,但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,他们绝不向乡亲们要一颗粮食。面对十分艰苦的条件,童长荣以身作则,不断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同志们,使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

1934年3月21日,童长荣带领为数不多的战士在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东南岔庙沟(今汪清县东光镇长荣村)一带时遭到敌人袭击,在突围的激战中,童长荣不幸腹部中弹,他用最后的一点气力高呼“宁为抗日而死,不为惜生而生”,壮烈牺牲,年仅27岁。

硝烟弥漫的岁月已远去,童长荣的爱国情怀永存。为了缅怀革命烈士,1935年8月,中共中央在《八一宣言》中称童长荣是“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”;2014年9月1日,童长荣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;童长荣烈士陵园被中共延边州委确定为党员教育基地,成为全州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开展“重走抗战略、弘扬民族魂”活动的重要红色旅游景点之一;在汪清县这片洒下童长荣热血的黑土地上,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长荣村、长荣大街、长荣街道办事处、童长荣红军小学;今年的8月30日,在烈士的家乡枳阳县,隆重举行了童长荣红色文化研究会展厅揭牌仪式……人们不会忘记童长荣,他的浩然之气长存于白山黑水之间,激励着人们踏着新时代的节奏不断奋勇前进。

抗战时的李庄

邓训晶

这是安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张巨大书桌,让文人和莘莘学子有了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,学生们在这里得以安静地读书,学习。

六年时间,从这里走出去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专家学者。在国家存亡关头,师生们毅然投笔从戎,他们在同济大学在校本部禹王宫宣誓出发,许多人成了抗战英雄。抗战胜利了,同大即将迁回上海,六年的深情啊!李庄,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默默无闻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。

李庄斑驳的院墙,古老的大街小巷,叠印着当年师生的足迹,回荡着他们的歌声,历史把那一刻镌刻进了史册。

抗战最危急的时候,北平、上海相继沦陷,南京岌岌可危。中央博物院和紫禁城里无数的国宝,一旦落入侵略者手中,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耻辱。为了国宝免遭掠夺,17000多箱珍贵文物由水路相继南迁。时间辗转来到1940年,李庄人民肩挑背扛、修路搭桥,中央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才平安到达到了这里,并搬进了张家祠。这些中华瑰宝,从此免遭侵略者的毒手。珍贵文物在这里一藏就是六年,六年里,李庄人民百倍警惕,日夜防守,终使文物完璧归赵,回到了中

最后的号手

苏阅涵

县文化馆的角落里,躺着一支锈迹斑斑的军号。管理员老李擦拭展品时,总会特意跳过它——这支军号实在太不起眼眼了,铜管上布满暗绿的锈斑,号口处还有个明显的凹陷。

“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展览下周就要开幕了,”馆长指着空荡荡的展厅,“得找些像样的展,那支破号,要不就处理掉吧?”

老李犹豫了一下:“听说这是一个老号兵留下的……”

“就这破铜烂铁?谁来看啊!”馆长摆摆手,“现在要的是高科技展示,声光电一体,让人身临其境。”

傍晚,老李正准备下班,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缓缓走进来。他满头银发,腰板却挺得笔直。

“请问,”老人的声音沙哑却有力,“这里是不是有一支旧军号?”

老李领着老人来到角落。看到号角的瞬间,老人的眼睛亮了,他颤抖着伸出手,轻轻抚摸号身上的凹陷:“就是它……八十年前,我就是用它吹响了胜利的号角。”

老人姓周,十七岁那年成了号兵。“号兵最危险,”老人说,“战场上,号声就是命令,所以敌人总是先打号兵。”他撩起衣襟,露出腰间的伤疤,“这是为这支号留下的。”

最惨烈的一战,连队死伤惨重。连长牺牲前对他说:“小周,要是胜利了,一定要吹响号角,让弟兄们都听见……”

胜利那天,他站在阵地上,深吸一口气,正要吹响胜利的号角,一颗流弹突然击中了号身。“号嘴磕坏了,怎么也吹不响。”老人摩挲着那个凹陷,“我急得直哭,觉得对不起连长和弟兄们。”

就在这时,阵地上幸存的战士们开始敲击饭盒、顿着枪托,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。那些声音汇在一起,比任何号角都响亮。”老人眼中闪着泪光,“那一刻我明白了,胜利的号角不在铜管里,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里。”

馆长不知何时也来了,他默默地听着,突然开口:“老人家,您还能吹响它吗?”

老人摇摇头:“号嘴坏了,吹不响了。而且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我觉得这样挺好。无声的号角,反而能让后人听见更多。”

展览开幕那天,展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,那支残破的军号静静躺在天鹅绒衬垫上。旁边的展牌上写着:“胜利的号角。”

没想到,这件最不起眼的展品前,反而聚集了最多的观众。人们静静地凝视着那支锈迹斑斑的号角,仿佛能从它的沉默中,听到历史的回响。

一个小男孩仰头问妈妈:“这支号角为什么不会响?”

妈妈想了想,轻声说:“因为胜利的声音,要用心才能听见。”

闭幕那天,老人又来了。他在号角前站了很久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,轻轻放在展柜里。照片上是一群年轻的战士,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,笑容灿烂。

“让弟兄们也看看吧!”老人喃喃自语。

月光如水,洒在安静的展厅里。那支不会响的号角,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恍惚间,老李仿佛听见了嘹亮的号声——不是从铜管中一起,而是从历史深处传来,穿过八十年的时光,依然清晰如昨。

其实,胜利的号角从未沉默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每一个和平的清晨,在每一个安宁的夜晚,在每一张幸福的笑脸上,继续敲响。

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好号手。

